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六

湧幢小品卷之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聖表

先師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萇弘所談姑布子卿所稱老萊爺子所識荀卿司馬遷所述並未一及鬚髯漢文翁刻遺像與唐大觀元年所刻吳道子畫像孫淮海先生跋其鬚髯皆不甚盛然則今之所刻殆亦稍失其眞矣

道子畫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

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穿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宣尼像以避兵火饒州府學昔爲天寧寺國初陶學士安知府亭以原有先聖十哲像遂改爲學僧奏奪不得近年行人陸起龍欲得聖像廣文不欲開端假巡道力一時摹數百紙陸得七十紙以歸有乞者皆不應

啓聖祠

立啓聖祠以孔鯉顏路曾點孟孫氏配其說發于

先儒熊禾至　世廟時工部主事劉魁申其說遂下禮官擬議另祠乃丘瓊山亦有議欲立廟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或各祀於其子之墓孟有墓在鄒縣顏墓在曲阜曾墓在嘉祥然不如禾說爲妥丘亦未之見也宋濂溪孔子廟堂議曰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

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

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余謂表叔

似不必拘

解大紳大庖西上封事曰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

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

下各祭于其鄉而啓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

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

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易主之始

先師易木主　世廟時張羅峯當國議行然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曾有此說疏上黜爲雲南廣西府經歷又天順中林鶚守蘇州先師像歲久多壞鶚曰塑像非古也　太祖建學易之以木百年夷俗爲之驩然未壞者猶然況遇其壞耶蓋木主之說有自來矣

聖稱聖裔

孔安國先聖遠孫追稱曰先君此最得體孔頴達亦然今人單以稱父而稱其遠祖曰家某或以官

或以字

湛甘泉稱孔子曰庶聖謂庶人中之聖也其語生拗無意趣且爲督司寇原非庶人如陳剩夫王心齋等可稱庶賢耳

衍聖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鵞二隻酒六瓶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令仍之

曲阜世以孔氏裔孫爲令　世廟時有不勝任者議改流官諸大臣謂此前代故事卽不職當擇賢

者以易何至以一人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知

故惟令撫按考選

曲阜令故不上計萬曆中孔弘復𢊍桂窻請于大

吏願入覲許之考三年滿進知州六年進同知又

三年進運同皆掌邑事

先師四世獨傳楊子雲五世獨傳

厄臺

漢祖追項王于固陵其地今在陳州西北三十里

汲長孺守淮陽即今之陳州也州城中尚有畊治

閣遺址州有厄臺蓋孔子絕糧之處其地以厄臺夕照作八景之一王元之記云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卑危脅道迷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國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爲糠粃視詩書如蕘蒭孩提王室變壞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

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蕩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裂嫉四維之不張剏道德爲舟楫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斵禮法爲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八十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鮑肆孰聞其香施法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而扶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哀定位不崇於季孟辟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文行忠信未得用世

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日相視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息蓋聖人為人也不為已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坦途酌二代之禮文垂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於是雖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夥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飫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殁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臣父子者不

可斯須離也得非尸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享廟
食得非顯於歿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遠
絕哉余客在宛丘得覩斯臺之地披蔡訪古馳筆
而銘曰

僭祿尸位　歿則絕祀　所謂伊人　若敖之鬼
夫子恥之　不其餒而　飽德醉意　歿則垂世
所謂伊人　東山之士　天子求之　可謂仁乎
巍巍聖人　生而遁迹　歷聘求合　絕糧于陳
箕山之士　可齊其名　若敖之鬼　決非其倫

廟食不匱。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　荒臺磷磷

拂石勒銘　德音益振

孔子臺在廬州柘皐鄉狀如圓壇可容千人宣聖

與弟子嘗憩於此故名

古鼎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

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也賜且至矣詰

朝子貢果乘舟而至

逰海

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於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魯侯以爲誕俄有羣鵲數萬啣土培城魯侯始信之乃城曲阜城訖而齊寇果至

翔鶴

金貞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廊廡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去

仙跡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文曰仙人脚

曾孟

世廟時詔官曾子裔孫質粹為博士傳子至孫承業貧而盲宗人有豪者上書爭襲已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不能自滋陽劉公不息為禮科給事中奏狀奪還之人心稱快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

雲礽孟氏之居焉

配享孟子之始

孟子配享起於宋神宗時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太常寺看詳初以不同時爲疑禮部言從祀但取著德立功相成爲主不必同時引句芒乃少昊之子以配伏羲爲言議乃定

章時鸞青陽人父夢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遂生號孟泉英氣勃勃不屈後以舉人爲鄒縣知縣有善政官至副使卒時夢鄒民千餘迎公赴廟豈

孟夫子轉世抑官其地而先之兆也

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因錢唐等力諫而止然其時風雷示異　太祖業心動所謂巖巖氣象者亦眞可畏也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　旨所爲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說者謂節文報應豈孟子乃遷怒而然

宮牆修禮

鄭大同莆田人卒之旦會新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於琲爽候見公服大紅拜廟門内出廣橋忽不

見項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詡曰早有長髯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肅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公宅近宮牆毎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脩禮而行如此此時嘉靖之丙寅年也

余以丁丑入縣庠見有司行香皆黎明入廟禮畢講書三春乃退今聞隨便過門一拜不復知講書爲何事而聖殿宮牆荒頹不理其他一切祭祀鄉飲尤草草了事甚至　接詔重典若等見戲　諭祭鄉賢視其家之隆殺爲遲速厚薄大約世變江

河刑日重禮日替而政事可知已

夾室塑像

楊止菴先生未生其父贈公夢行紺宮夾室左右皆塑像金碧欲剝贈公揖之其舉一手答曰是將以某月日時降于家及公生而歲時日月悉符夢中語他日贈公過學宮則又見所謂夾室金碧而揖公者狀貌甚肖乃以問先達蔣公蓋嘉靖中文廟改用木主諸賢遺像盡藏夾室中

㸐從祀

吳草廬許魯齋以仕元黜從祀然則孔子有靈于元祭祀決在所吐考之元史獨宮官李邦寧主祭風雷示異餘皆平平無事則八十九年中享其祀已二百七十七次而其餘祭告又不與焉天以夷狄爲驕子驕子獻食有何不是而拒之驕子用事之人苟非濟惡間有惻惻知書人在旁方奬之不暇而反奪其饌曰何故事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道矣

驕子一日逐嫡長據其家政而事父母師友如故

父母且無如之何師友從旁只得與父母伺隙徐徐攻正而所謂家統家教固不可一日廢也辟天地雖極晦冥極變怪之際曆日支干可得削而去之否

為學兩端

晦翁云近時為學不過兩端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外馳者詭譎很狠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涵養本原工夫此言蓋為陸象

山陳同甫發也

多目星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困必息而後興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

得水解毒

晦翁中烏喙毒頭岑岑漸煩憊徧體皆黒幾至危殆深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此神明所祐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驗也

晦翁之祖名森字良材

晦翁門人可攷者三百三十八人卮攷者五十八人得夫子十分之一

宜林神

古有善𠼪者其𠼪名曰宜䄅吳淵頴先生久病嗜
𠼪作嶌宜䄅辭先生名萊字立夫初生之夕父直
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止於内寢因名曰來
南嵓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
詩中更曰萊好學無所不窺體素羸弱年四十四
久病不自振忽夢作重汪琦賛覺謂人曰汪琦殤
者也今歲殆不起果卒私謚曰淵頴先生宋景濂
出門下其學大抵多出於先生云

學者歸宿

景濂自稱白牛生想生平出入所秉者元至正戊戌作諸子辨起鬻子至周程子凡三十四人具九家者流而終之以周程示學者有所歸宿也中間疏别觚排各有深意又佐 太祖議禮制度考文之功確然爲 本朝儒臣之冠與薛河東並驅而文學過之爼豆 宮牆不爲過乃不幸謫死子孫零落門人方正學又死靖難遂無有發明者正德中謚文憲嘉靖初録六世孫德壽爲國子生

陳白沙先生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累薦徵用入

京朝見赴部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　聖旨憑

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來說先生以病久之不赴

部終以病不就試上疏終養此必吏部以應考題

而擬　旨者亦仍之是時太宰為尹旻擬路為萬

安劉吉皆不向學拘例抑之失最初徵聘之意矣

且康齋授諭德而先生止檢討其意可見父樂芸

年二十七卒母林氏年二十四寡先生遺腹子也

母後以節旌年八十餘

先生弘治十三年三月十日卒葬于圭峯後二十一年改葬阜帽峯下湛甘泉倡之各司皆有助新會縣典史賀恩督工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日自然

先生挽羅一峯先生詩云狀元文史少微星翰苑爲官漫兩京此二句說盡一峯生平履歷又云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說盡行事只此四句可當一篇好墓誌人誰做得先生之詩大約得温柔敦厚之旨法律之精又不必言其談詩有

云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書其所得深矣大
儒之不可盡如此　國朝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
如先生若羅念菴之集俱不可不細讀也
近日文字中間爲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
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非不美觀然
套語諛辭若出一轍其于文格益靡且遠惟先生
一切謝絶即劉東山爲廣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
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
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

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祀典之舉最初皆發議於先生及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布囊貯羅浮山遺之八月十五日夜忽夢玉字

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殁夢與濂溪兩屋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筭因得免也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鵬道州永明縣人濂溪先生之後也故下語尤眞切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

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王侍郎哲見而歎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湊妥彼此懽然不但潤筆且以乾殁者矣

先生既授檢討歸徙有薦者與中書舍人王汝同徵弘治二年之十月也汝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甲汝號齊山文忠公禕之曾孫稌之子成化戊戌進士初第卽請爲教官竟得中書非其好也謝病歸讀書不仕鄉人尊之而不名稱曰齊山先生年

僅五十七

王陽明先生

先生起征岑猛啓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縶之蓋軍法也有陳生者將從之受學問知狀曰是且戚鄉里遂去之陽明聞頗悔大減導從去

四友齋一款云陽明旣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宗南幸住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先生擒宸濠知諸邊將領兵至江西欲令釋放俟
上至親與戰擒之不得已將濠取浙河北上至杭州
以濠付臬司獄適太監張永至浙與語知其可信
遂以付之後諸人讒毀終得永之力免于禍此時
中貴氣燄赫然乃能責之具領狀耶
又云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
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即換四人轎屏去隊
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
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

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爲廣中通判以贓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曰無奈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私言之益見其厚

楓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陽明廣東用兵在六年遠不相及事乎七年陽明告歸卒于南安舟中未嘗生同經蘭谿城下也爲門人請托先生必不爲陽明有道人可不可自然以情告寧有未發本而

誕言已發之理徂詐之術庸人所羞而謂陽明為之且以對長者乎或者江西俘寧王過蘭谿相會未可知要之先生決不為一門人力言果言陽明必有以處決不作誕語也

又云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為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囘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囘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楓山先生卒時朴菴方為布政治其喪請卹典比

尚書忤旨歸則先生卒已十餘年矣俸餘五伯正
見淸操何大不樂先生素待人以禮叔侄之間義
不掩恩賣買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先生決
無此語也

又云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
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
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
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
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武宗晏駕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楊石齋即以
遺詔散豹房威武營官軍至十八日誘江彬入內
奉　皇太后密旨擒付獄中石齋故與晉溪相左
前十二月毀晉溪于吏部以王憲代爲兵部矣
莊定山先生
先生以南行人司副家居三十年奉　旨赴都過
吏部堂止三揖不跪補原職遷南驗封郎中中風
疾告歸明年考察以老疾罷官主者倪公岳也丘
瓊山深嫉定山曰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自㬎始

也

後渠評品

崔後渠評大厓李世卿集云李子未知詩其詞險其調戾文則㢘矣古而𠑹簡而腴奇而妥

又評圭峰集云羅景鳴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異而奇于典其昭于細故而闇于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于頹習評白沙禪而疏一峯尚直而率定山好名而無實又云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僇族人定山晩仕而敗獨推重章楓山是矣

然指謫三公處殊不盡然禪與疎二字非白沙本色其交亦非泛泛者僇族人事必有故苟爲所不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典不可謂敗也

英皇之狩袁彬沙狐狸揚銘實從門達自以詷察得幸仲旻謂袁彬門達實從必别有據至其恕李文達之奪情猶可言也而譏周文襄則非北人入詞林不熟錢穀事亦其以餘米爲訾

後渠長子洏少穎異以子房孔明自期後渠屢斥其狂後鄉舉彊力治田圖寬後渠家食甚賴之嘉

靖巳丑卒年三十四

薦賢

蔡京薦龜山石亨薦康齋趙文華薦荊川薦而得召自然當應世乃以此爲病何與雖然此三人者尚知薦賢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肺空其以薦者爲病也

康齋先生以訟至縣庭原以墓田此大不可已大不得已處何損于日月乎

邪正

凡眞正道學決被攻擊推敲即賢者猶不免致疑于形跡間而惟一種邪說橫議最能惑人爲人所推舉國趨之如狂故以李卓吾次之匪敢雌黃聊志吾過

李卓吾

卓吾名贄曾曾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自有可取處讀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爲上上人說法嗟嗟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着不得一言只

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恐言今日士風猖狂實開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册以爲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知所終也

李氏諸書有主意人看他儘足相發開心胸沒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無忌憚

卓吾謂只有東南海而無西北海不知這日頭沒時嶺在那裏去又到東邊出來或曰隱于崑崙山然日懸上之正中則下亦空然決非旋繞四傍而

無上下者且由上下則四傍在中只四傍其能透上達下乎理甚明白勿多言

卓吾列王陵溫嶠趙苞爲殺母賊夫對使伏劍陵其如何嶠過江東原欲奉使即歸苞母在賊降而救母得矣然必敗之賊母子俱歿國法忠孝兩失悔將何追古人値此時勢萬不得已幾許剜心嘔血尚論者又復苛求宎其寬于胡廣馮道也

黃叔度二誣辨

徐應雷著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 明嘉靖之季崑

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于叔度以自鳴舜華爲吾友孟肅名在公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黃徵君著則後世曷從覈眞贋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橫加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牛醫兒一脉頗爲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爲顏子自謂旣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

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兎之悲方且沾沾自
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原之
學不可以不早辨也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李氏
嘗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
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蓋激于鄉原之
與世浮沈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評叔
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于漢安帝延光元年冬書
汝南黃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五年爲
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

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爲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章明較著如此計諸賢之就戮去叔度卒已四十有八年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李膺范滂李膺且死日吾年已六十范滂之死年三十三遡叔度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當是時天下無黨人盖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爲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

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之禍于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于吾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乖李膺雖幼而有長于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誨之使不及于禍耶噫即使叔度與諸賢皆同時自孔子不能攺一子路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鈎黨百餘人責一叔度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沒四十年之後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而何

以責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隤然處順淵乎似道無異孫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孫登之汚埋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于就戮何以曰不能與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回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李氏之輕于持論如此不亦無其事而唾罵名賢盛德乎哉且叔度之為顏子為千頃波盖諸賢之目叔度不關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互相標榜叔度稍

以言論自見則爲郭林宗叔度不死遺亂則必爲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旣明且哲夫以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爲師乃牛醫兒年十四荀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高倨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禍來學曰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旣惡鄉原矣顧于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奇人盛氣喜事而

不能無事以濟世爲賢而不以遯世爲高故喜稱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李氏方盛行于世恐覧者不察也余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辨之雖然千項汪汪萬古如斯澄之淆之河海不知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

余守拙于人無敢短長獨于卓吾云云自知爲衆所笑及讀二誣辯乃知此老本末略被人窺破又見太僕瞿洞觀墓誌有最不喜溫陵人李贄一句而朱大復執議最堅一旦問曰李卓吾何如人余

直以意對大喜要知世間自有同心者乃大復以獄中不堪其苦書刀自刎爲天報事有無不可知只據所刻書評論至欲翻倒孔夫子坐位是何等見識何等說話惟焦弱侯尊崇之若聞此言必且推几大駡弱侯自是眞人獨其偏見至此不可開耿叔臺侍郎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子問爲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弱侯推尊卓吾無所不至譚及余每不應弱侯

一日問曰兄有所不足耶卽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余謂此字要解得好旣列中行之下不是小可孟子舉琴張曾晳爲言而曰嘐嘐古人行不掩言不屑不潔吾未敢以爲然蓋孔子嘗言之矣曰狂者進取取而曰進直取聖人也狷者有所不爲有不爲直欲爲聖人也取字徑捷爲字謹密乃二人分别處故聖門之狂惟顏子可以當之曰見進未見止狷惟曾子可以當之曰參也魯此其氣象居然可見下此則爲狂簡之狂至

三疾之狂又須別論葢一則界中行狷而言是其品也一則一冠矜而言是其病也如德字有吉有凶仁字有小有大悍字有精有麤有兇古人用字義各不同今乃一槪混而稱之狷狂無忌憚者引以自命聖人固曰賢知之過已豫憂思有以剔之矣

卓吾初與耿天臺不相入焦弱侯受天臺國士之知在南中建祠堂會講其弟叔臺又爲操江都御史相與推尊卓吾亦以二公彌縫焚書中大加讃

服天臺學問自任奬進後學尤力與張太岳最相
善奪情致書爲録於後
去冬蒼皇顓啓奉慰時尚未悉朝議本末伻還辱
示奏對録一冊仰惟　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
之悃精誠纚纚溢於緗帙藹令世有仲淹而綴之
太甲說命篇中當更爲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
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
始省會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葢君
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其任便覺之

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檐者其疲苦艱辛自與睽隔故不無拒敵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也惟伊任之重覺之先其恥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目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玆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哉乃玆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爲太史時嘗奏記于華亭相君所士紳僉艷頌之

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恚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其時㦬然竊謂世咸䕫䕫欽爲忠告訐謨而先生故以爲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爲毒其旨淡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呫嗶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耻其痛不切君民則世世所謂爲賢非毒而何某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

天臺所經相公用事者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覩所與江陵一書大略可見王陽明

初不爲楊新都所知後不爲張永嘉所喜極于桂安仁之嫉妬旣歿嶺表可以已矣椎敲彈射無所不至甚至奪爵而後止陽明和粹造到極純熟地位豈果有所自取乎大抵經霜雪一番增一番凜冽經煅煉一番增一番光彩安得人人而悅之爲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

權臣受枉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志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禮延之上座旣別致書不答考之江陵集中

答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即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殺楊焦山沈青霞郭損菴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搆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抑有　世宗獨斷與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其子孫皆推之分宜名下以自解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其風稍

息而終亦不盡免者則祖前人餘說也

閣部爭權

萬曆十七年以後閣部如水火部臣不安其位反得享其名夫有所不安則閣亦不得獨安矣有所享則閣之所享者又可知矣此國家最不幸處既閣權日輕部臣自寛稍稍相安此際得一名世大臣如馬鈞陽劉華容其人主之内調宰輔外統百官崇廉黜貪奬恬抑競天下可大治無奈時之乏人何也循資而進老者居先二三十年回翔出入

垂涎之精神一旦如願急欲發揮偎無所之憒無所分別悻悻必欲求振其權遂有一二匪人窺之投入懷中其氣其辨其作用果自不羣遂深信任爲腹心倚爲命脉而又呼朋引類張局作威辟之老和尚領袖衆沙彌鼓鉢百花喧鬧中只得隨其奔走甘受驅使不自覺夫其人果正人也必不乘勢踏舉其鼻竊其權既竊之矣何所不至且誰之權而可竊也竊必私私必雜兩者膠膠結結極之顚倒是非淆亂黑白官常日替秕政日滋四民失

業百蝟皆張以至今日其禍乃烈然則竊者與被竊之失主當坐何律律所不載在家為家運在國為國運在天地為天地之剝運噫存而不論可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六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七

貴人持齋　　心口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羅先生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爲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七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醵金以爲之壽至乞言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爲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

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爲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爲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爲報

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卒日不敢自爲

樂一日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

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

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行也故養之

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

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

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

固矣槩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

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

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爲知州過一菴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考其尊公諱循字遵善號　弘治巳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出未嘗爲知州

遵善公嘗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厠褶同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訪得之比入座唐

故戲探其囊出褐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誶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魘語

起問之巳爲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傴僂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鋪家人取路傍碎磚鋪人出謀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糾衆爲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耦塘遇豪僕舟

舟拏望其尾蓬僕怒甚扶犇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陳后岡東沒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爲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于督學甫古和進之學宮噫只此一節先

生之過人遠矣

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　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于社者當太牢于三桓而不當太牢于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于社與祭于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　上矣故曰稱天以誄之稱天以謚

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
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
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于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耻
生員舖啜之徒其成之絕無足為重輕羅念菴以
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耻其父與之同列一日
入城拜宮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
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
不肯與鄉里無賴為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

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萬文恭語王文肅云吾師唐荊川刻身練名節習于世故實萬倍不斂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鍔而不斂僅僅藏拙自守嘿而圖寡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爲文恭易爲荊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閱視士兵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日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王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爲下僚老

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弇州兄弟以一卒不練之旨歸怨先生然 世廟實以邊儆懷怒托此爲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于朝何者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昻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願嗜書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嚴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百里及其門就江濵濯

足吏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旣見拜而請曰鼎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掃除塗塈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昳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若外被一敝袍而束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

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益統
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怏怏有赧
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徒謂束脩不備也小
禮不大妨就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齎米二
石布二匹遺貽吳生爲歲計且要明年當復來
公曰吾昔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必
督命也不以此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
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卽徒步詣祝先生比明
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

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
昴者備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山錢
心鉛槧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跡
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
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
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氊帽局促舟中舟
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庄人欲道辱之公
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悮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
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别駕家

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云逝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相愼也偏責公不可如知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恚幸覔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㦬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矣公奔赴喪次寢苫枕塊擗踊號哭

如子於父入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冑族而淸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爲尚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爲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京俟補撫太嶽在事見謁剌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尚寳尋晉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

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

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遇者不
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縴一人把
楫遇農船縴罣不能去自頂篷揭之適與予舟
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
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
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藉見一貴人用此
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
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翁既宿儒試多居首獨阨于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奚冠冠素爲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翁閱甚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比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鏡宇即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

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曆日授使讀一覽暗誦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

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
濟有之余得爲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
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
以仕起功名之會恬愉得喪之途因往見之和氣
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爲師先生容囑曰我湖翰林
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
負愧多矣

師嘗深闢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即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況實有而闢之闢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沉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即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頗色自如曰正好學問相長處

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為主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偟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既至親下隄扶掖惟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為語次一座帖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項之正色曰蒙　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艴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宇今曰改亭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晉爲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聲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卻是先生眞心眞話所當奬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

法皆不免迂闊之誚何耶

敬宇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且憊矣啓張嘉貞日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誰爲至者此言出于人臣爲干進用人者于此細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澹菴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于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郎罷歸蓋同官某搆于大司馬楊虞坡楊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于農事至親操畚鍤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　　時名三試皆第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瞠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動氣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往武林來別亦不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平復如初又二十年乃沒士完即吾友繼修令爲

山東制府鎮容清和蓋世其家學者也

先生少貧茅鹿門先生見而奇之以從女歸焉生三子先生過同年陸布政綸女童杜氏遞茶歸謂茅曰杜女脣紅生子必貴遂請于陸納之果育繼修茅愛而乳之愈於所生爲聘沈巽洲先生之女先生甚重其壻女亦賢孝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世際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夭或貧繼修極力拯之不使失所茅真賢婦人終亦食報而兩先生具隻眼得子得壻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殁而許先生誌之最詳末云論學雖爲孔門嫡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踈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槩以游詞塞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嘗受饟同試生邵鈇以廩居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優

宜飆如故林色動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爲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見余卽隨往言次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讌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詼諧李先生嚴重渾樸好負手獨行而于風致亦不減沈嘗遜指私謂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

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廻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麟湖沈氏園亭席中譚及名伎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詫愈喜竟席極權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能已已

巳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曉行將至東門有馬𩦺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

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亦不爲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人奉王命擒去捶之納於鷁首中孝廉二人怒目斷斷若不可解先生呼日本宮舟所觸我舟無與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還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止自讓其僕不以爲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毘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余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

很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既若刓方爲圓歛噤而黙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尚書尚書寧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並色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蔽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論猶未之及毋亦見其貌未得其情泥于同而未稽于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淦縣令蕭公廪方爲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即見先生曰柱史至縣界則令爲主公爲客令來謁則公爲主我爲客不得遲遲蕭頗愠曰偏只知縣多口旣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閒是閒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

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即此意也

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否頗好吟咏亦

儘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

乳母適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

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

舟過余頗犖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

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爲泫然久

之所云仁心爲質者于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師事黄博士晴川榜登鄉書下第歸復延晴川于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未嘗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賻其妻先生旣辛子元薦終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吳先生敦朴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每浸于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過

從亦最相契閒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憪然自失曰我乃不知
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爲張江陵本房則
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
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爲主考蒲
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後
竟得廢黨禍出守江州改楊州孤子行一意衆嫉
之坐是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
相知歲必一往餽貽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

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

再拜慟哭棄其米綿而去然脩歲事不廢凡數年

吳邑邑抱恨殊甚後余過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

然相公喜謂其子緱山曰平涇非妄言者其冬吳

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

懽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園引入番溯曰非公誰

為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道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

醇醲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傳或庭訓其淵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爲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談及稱頌者面即發赤且怫然不悅葢其意以爲竊我淩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平陂夷險略不爲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餘慶人徒見子孫富貴以爲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脉乃祖宗積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獨因此見人品抑可以觀世道矣

彭澤艤舟記

鄒南臯先生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毋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懼毋舟埜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遽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

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柰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先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麤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竢不忍以一事而辱中程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斷維

王塘南先生服闋北上舟至儀眞時兩岸匝舟楱

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

槎捧

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敗溺漩渦中衆度不能救呼號而已俄一槎衝至足下捧若盂券中有神語曰莫浸殺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

洗得清清淨淨更好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有靑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眞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一峰書院之會又有智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地多溪磵水學者毎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梭舟中應聲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衆大駭且怒挐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倐忽不見嘯聲

徹林木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爲僊也題曰漁父何
遷次孫登事有無直從煙水去巳絕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于縣南郭鳳埭助
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衆皆逃散惟原平獨
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
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
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
鈇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

得少越

往役

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欲藻繪需諸書史有傳沈石田先生者陰人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詈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遂潛往訖工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

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匏菴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矦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畫耳曹乃徧諭遇吏卒勑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㡬伏

庭階也

篤行

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窗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即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賈國清邑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亾父憐其孤

悉錙予之後次子往徽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
父錙之子受之耶逆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事
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十者嘗貸
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能無
少望欲訟之官巳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
宅是禍之也檢劵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
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炁眞人祠其神
靈甚我夫婦蚚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
先生乙巳大歉貿粟於福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

招鑛夫三人令殺公澥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
達旦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鑛
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談
詩自題月窻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底月下
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扃又月小構
幽窻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
坐對明蟾獨省躬喜熱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
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
物甚姿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

獄亦沓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愼勿效
世俗供佛飯僧爲福也因自誦日八十年來識更
眞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愼行無些過細數吾鄉
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
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
先復卧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
亟索衣欲起迓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
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觸
僵仆子奎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

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饑牛饑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

高行

關中貢士樊天敘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跽請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許敬菴先生時爲督學弔以詩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惓爾

少微星殞殺令人灑淚沾襟裾

辟錢

張真絳人以買之上郡有僧行乞輙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為此細事寧足博名高真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得錢如因窮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因辭僧謝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益多所連染真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

子母還之舜日余藐焉畸依持此何爲不聽内諸
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瀉盥水于地水入壁隙中
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罌遂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
重慶太守

引髮

孫文曜僑居攜李值烏寇瘥死者以千百計一日
鄰人避亂相遇奪其資解與之戒速去毋返顧則
寇遝跬步間矣投于河若有人引髮緣蘆葦委曲
出之出而鄰人已中三刀死矣復取資以歸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爲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繫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奄奄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黄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爲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爲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卽死耳豈可以臨死敗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

爲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
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于衛官
始出其子于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
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
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
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卽命其子
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爲謝蘊奇竟却不
受年五十一卒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
鶴令長安爲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夫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坐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召入京中玄執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輻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嵇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賻貲而歸未幾卒詩集傳于世

真我

沈涵揚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從我以丐衣食一狗其請則真我者喪矣故我于飢寒疾病乃至風火倏至一以真我禦之時大渠烈武挾之炙于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而我曝日以自偷以為不義而不可為也後生卒以飢凍垂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日噫涵死矣

儒宗可見

胡孔範南昌人倡理學稱儒宗聞寧庶人厚招遊

士避入匡廬庶人反有客過言兵威甚盛大罵官
客官職公方飯怒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歲
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𠯫曰可見
可見儒亦以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逑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
界者輙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窒塘爲碁鄉
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嘗莫詳其姓名三畝而碁
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蕃多顯者

散家財

元季金華倪子貴以世亂悉散家財里中有王仲和者驟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賣與之不取直所親或以爲訝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和果敗

陳湖道士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以與秀棄爲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日㒵雲

觀居之竟以壽終

萬三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類水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没後爲吳江某甲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爲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鈔李喜諾遂與之夤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分其三之一李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繼

宗追捕前鈔庚死獄中劉廢産與償債擘其罪信
非虛語

道化惡人

大梁張勰靖康之亂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謝故業爲德于鄉蚤歲經贛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何人家棟宇閎麗如王侯第队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一室纍然若囚縶且私問於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邪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貲且鉅

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弁禍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咤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週號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鈞之于忤而避于野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邑不容于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

爲托良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筠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水東岳蒙泉輩皆禮爲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

背手自拔對鈌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書者褫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撥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償金

海門縣崔鏆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劵而負焉鏆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爲守廉其狀命訟工對曰鏆家已破若訟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歎賞不已鎔工聞且媿且德其庇已也遂償彊半子潤孫崑曾孫桐世貴桐解元及第官編修少詹

事學士

全稅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脫縣令使總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與曰公家財小民膏血吾不忍斁千戶重累也盜怒縱以刃砍拒如初刺殺之盡其私藏而賦金扃深處得全令丞親臨弔祭妻李氏尚少厲志教二子家日起一子伯積仲科俱官與膳孫三次軌進士給事中

致窮物

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時指槖金相目曰此王威寧爲物也致之死不恨殁甫畢炫以騎槖載如渭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爾爲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將以相報避不就王終念之隱巳功畀其名授百戶炫竟與從子人兩賢之巳貿于廣陵爲德日益甚終武略將軍子城字叔防舉嘉靖壬辰進士庶吉士堅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兇禍

章叔良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充里長縣簿陳管冊遲悞被逮赴京冊局里書各逃竄叔良獨携十金追至三河舟中罄之陳曰汝同事相周恤難可無補報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鄉里書意也因得免供以黃冊遲悞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又　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既畢叔良計令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訖之及解至京　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　擧領而見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鈔今縣中各都皆有永軍

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四三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嫚罵之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者譁欲加鞭頊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誡曰公長者顧毋犯執同舟者榜捶甚楚劫其貲一空比去應期橐械識如故君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與傘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霑濕然嫌疑當遠委傘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暘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報謝

王士良中都人有友相與甚密友之子流寄忘歸

乖死捐橐付士良曰與吾子無益且重之禍也語畢即瞋哭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即舉以付子復散盡又數數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籌生計蕭索一子鈍甚忽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縣丞爲上官所知委差羸得千金父尚在貧以老忽道士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之姓名也長與沈姓者貲數千金爲縣守庫生一子將婚族弟代爲之守竟啓櫃竊官帑八百餘金去覺而罪及守者易產代償其竊貲者越一二年事寢幾出盜

金置田百餘畝晚亦得一子愛之甚托于縣之豪家併所置產因而寄籍焉子即婚于豪有違言挈妻以逃而其產竟爲豪所得

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蔣親遇見仆地龍爪柱掀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溫氏聞而往視咸奇駭以爲有天

醬楊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

順初迎　鑾之役武官胄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握手謝曰我麤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遣戍窮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贍其女俾不失節暨某壽終其子斂又贍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既老而代每步行而皇城見其甎

石㼘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傭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旣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歎曰　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

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適所見誠小譬之以管天天雖小乃眞見也以應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至于忝送獨何心哉

清計簿

余昌字鼎盛樂淸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爲令察而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淸計簿條飛詭以千數民

大悅而豪右皆愁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
公聞而咨嗟爲文弔之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琉富而躬處士之行學問
淵源氣局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聲遠應雷貧而
固處士之節學問清徹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
歷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次則王子幻遊必擇
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疎之終不出口亦一妙
人可敬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痩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淸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奥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

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着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眞賞

截頭尾

一山人多酒過駡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于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待

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即 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種糯以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衆皆請赦曰寧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遂手刃之其嚴如此益深慮軍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貴于粳米而世家子弟向號酧譲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爲晝種秫亦

倍往時余恐數十年後必復有嚴此禁者似亦循環之理也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寘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葢以辟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　祖宗之體邮人情如此想宫中進膳後出視朝遍用之近侍推已及人無内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而百官及民閒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銑與吳宗伯山俱家相近敖豪飲大

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

出句欲敖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

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一笑共飲極歡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

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

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清歡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醉後詩文

恩州王與宗字友開跅弛不羈豪于詩酒詩文必醉乃能為之愈酒言愈奇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滁州學正懐檄飲市中醉而遺之將行親友祖送始言其故衆咸咋愕王曰命焉爾寧不爲動至元二十九年突謁御史中丞張養浩咳吻齋掾狀似

武人張索聞其名竒之握手如平生辟爲椽無何
暴卒王初謁選時有權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
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聞者掩耳閉目走目
爲狂子

趣擘賊

嘉靖庚戌虜十萬騎入雲中總兵張達副總兵林
椿皆驍勇善戰御史胡宗憲夜飲醉趣二將擊賊
達謂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旦乃發胡大怒將劾
之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大虜圍之

數重與椿肯力戰死敗所去制府三百里胡上書爲二將請卹典而匿其發縱狀給事中　禹遂劾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俱逮問陳死杖下郭戍陜西靖虜衛

新掛教範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即狂肆大醉後或著褻效古牛鱉鼻四諸飲或舞蝦蟆鸛鷺漁唱巫歌讙㖂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瓚宅見所頫壽具大罵曰此惡物吾讐也平生恨見之何為

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

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辭懸木杪皆却退桐

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請看斬掛教鮑士皆驚訝後

值不飲時歛襟危坐議論英發且持廉仗義始知

重之丘深菴嘗譬之爲水秋則澂山平谷折木崩

岸入冬則成川爲淵供飲利溉

繪圖私諡

唐桂芳欽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峰精舍有

當道若舊交來見酒酣必大噱起舞太守李公訥

書之繪爲圖嘗私謚淵明爲酒聖陶先生王無功爲酒賢自稱酒狂凡歲時令節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沈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識者謂有托而逃蓋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輒逃以自名曰酒聖酒僊醉鄉侯尚矣唐汝陽王璡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甚佳近日廢遼府載陽王孫豪俊能詩自稱麴部尚書因以名集尤佳余畫僅中下而嗜甚妄得此名今年

老減且十七八詩不能工頗好典籍又逝居農庄稱曰秋子監學正可乎

大噱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中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吐所有市人大噱萬里斂于文久不第得官經歷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

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燗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山名臨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編修出爲副使督學浙中于補考拔陶石匱祭酒人稱其精鑒陞叅政罷歸能飲酒所至命觴登覽飄然格外同年顏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戲報曰昔人以酒爲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

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滑泄為災欲效鄭
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器自
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歸
家日與同好痛飲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悲咤
成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而歆枕聽之逆亟問
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
金石兩手交舞其逢生如此

浹洽

劉俊深州人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

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與在是非浹洽不可奬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于家

飲會

王遵巖云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不得不應恐其以爲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思之身不惜而將好性命陪伴人口語可笑余自通籍後即辭絕士夫會而好與親戚常人飲欲免怨謗其可得乎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撻廚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作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主其家一日飯素亦怒甚嚇廚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開齋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今之脩齋誦經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余初以爲疑後試之良驗蓋世之矯誣者多矣天且勿畏

而況于人乃知其言有味刼均一蛇心也有托之
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爲摽
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
藏機者到底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爲
蛇蛇亦復能爲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機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終